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
第五回 求知識借新書 瞎憂愁縱談洋貨

卻說薛蟠見寶玉匆匆去了。只當他拿什麼好東西去；等了一惠，只見寶玉來了，焙茗跟著，奉了一函書放下。寶玉抽出一本道：「你看這部奇怪麼？薛蟠接過，只看了一看，便往桌上一擱，道：「言個人的東西，你也拿來我了；只怕你也不見好看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看了他，就要精神九方起來。想著又像是隔世的事；再想想，又像昨天的事；再看他，就猶如我自己的日記一般。並且有許多我不知道的事，也被他載了上去。到底不知這曹雪芹是什麼人？」薛蟠道：「你還問他呢！提起他來，我就恨透了。多早晚我見了他，給他一頓好打。」寶玉道：「又恨他做什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我無意中把『唐寅』念了個『唐黃』，他也給我載上了，叫人家怪臊的。怎的不恨他！」說罷，抬頭看了看自鳴鐘，道：「只得九點鐘，寶兄弟，我同你外頭逛逛去。」寶玉道：「別胡鬧了，時候不早了，咱們許久不見，他該痛快的談談。你既然比我先到兩年上海，這上海的風土人情，想來也熟悉了，何妨告訴我呢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個叫我那裡說起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只揀要緊的，說點也好。」薛蟠拍手道：「我說出來，你可別不信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我央及你的，如何不信？」薛蟠又拍手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你：這裡上海與別處不同，除卻跑馬車、逛花園、聽戲、逛子，沒有第五件事。縱使有，也不過是附庸在這四件事上頭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問的是上海的風土人情，你卻說的是你自家的行。」薛蟠跳起來道：「你不信，我明天起，和你痛痛的逛他兩個月，你看是這樣不是！」寶玉並不答言，叫焙茗把《紅樓夢》舊拿回去。薛蟠道：「幾年不見，怎你就變了一個人，居然把書當寶貝起來。」薛蟠道：「幾年不見，怎麼你就變了一個人，居然書尚寶貝起來。言混帳書，什麼看頭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看了狠以為奇怪，所以拿來給你瞧，誰知你倒先看過了。」薛蟠道：「奇怪的書多著呢！我起先販的時候，向行家取了許多書樣，以便定貨。後來沒用，我就把他釘了四大箱。明兒我一總拿來送給你。」寶玉歡喜道：「我正要看書呢！」但不知你什麼書？要是周秦諸子同那經史等書，是我都看過了，那個我就不要了。我只要晚近的書才好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也不知什麼晚近、早近，你明兒拿去看了，就知道了。揀要看留下，不要看的擱下就是，左右我是沒用的了。」寶玉喜之不盡。再談了幾句，便自回房。一宿無話。次日，寶玉一早起來，梳洗過了，便去尋薛蟠要書。走到他房門首看時，卻是鎖了。暗想：為甚大清早起，就出去了？得獨自回房，悶悶的坐著。等到九點鐘時候，只聽得一陣嘻嘻哈哈，薛蟠闖了進來。嘴裡嚷道：「寶兄弟，我惦记著你，今兒早點回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一早就往那裡去了？」薛蟠道：「我何嘗一早出去。是你昨兒晚上走了，我一個人悶得慌，就到外頭去逛了一宿。來，來！還是到我兒去。」說著拉了就走。茶房已經代開了門，二人進內坐下。你先看看這個東西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搬過一個匣子來。揭去了蓋，只見裡面裝著一段光溜溜的圓鐵，旁邊又裝著兩個小子球兒。正不知是什麼東西，有甚用處，又見薛蟠取出一個紙筒兒，在裡面倒出一黃澄澄的筒子，套在那圓鐵上面；又取出出一個喇叭似的東西，也裝上頭；然後按上一個把兒，用手扳了幾扳，忽見那兩個小球兒，飛也似的轉起來，那圓鐵也慢慢的轉動，忽然那喇叭口放出一種怪聲音出來。薛蟠道：「你聽，你聽。」寶玉側著耳朵去聽，一惠鑼鼓，一惠絲竹，一惠兒又像曲子，忽的一惠住了。薛蟠笑道：「可聽出來這是什麼曲子？」寶玉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薛蟠笑道：「你見的巧東西不少了，可見過這個？」寶玉道：「沒見過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叫留聲器。把曲子唱一回到裡頭去，就可以一回一回的放出來。那怕放一千回、一萬回，也不錯一點的。你說這東西巧不巧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東西有什麼用處？」薛蟠道：「有什麼用處，不過聽聽子罷了。」說著，弔要去弄那機器。寶玉道：「你且別弄，我聽得他不像人聲，又不像畜聲，怪討壓的。化了錢買這個頑，真是無味。」薛蟠道：「單這機器要多兩銀子，還要別外配蠟筒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那裡買來的？」薛蟠道：「這是洋貨舖子裡買來的，是西洋貨。」寶玉拿起一個蠟筒端詳了一道：「拿這沒用的東西來買錢，居然也有人買，或者有甚要做憑據的說話，也說在裡面。」寶玉道：「來如此。人家好好有用的東西，你們卻拿來這樣頑法，也算得暴殄天物了。」薛蟠道：「你怎麼忽然變了個迂人！我又不曾病的要死，說什麼遺囑？至於要做憑據的話，就立了契約了，又何必用他呢？不過要聽個把曲子頑罷了。明兒再到北邊去，我還要多帶兩個去給們解悶呢。」寶玉正要答話時，聽見一個人，拿了一張紙進來，在靠房門口的椅子上一擱，就走了。

薛蟠趕著過去，拿在手裡觀看。稍為過一過目，就遞給寶玉道：「這是今天的報紙，你瞧！寶玉接在手裡一看，就是頭回在那破廟裡看見的東西。忙去看他那頭一行時，是刻的「大清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」。心中暗暗想道：慚愧！我今天才知道了日子了。再底下時，卻也是「一千九百零一年」，未免行又是不解。只得請教薛蟠。薛蟠道：「巧得我和洋行裡打過交道，不然倒叫你問住了。這是外國耶穌紀元的正法，他們的耶穌降生到今年，是一千九百零一年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是幾天算一年呢？」何以我看見一張光緒二十六年的也是一千九百零一年呢？」薛蟠道：「他們也是十二個月一年，不過我們冬月，是他的正月。你看見的。只怕是去年冬月以後的日子罷了。」正說話時，茶房進來問開飯。薛蟠看了鐘道：「只十點半鐘，早著呢！並且也不要開了，咱們外頭吃去。」寶玉又問他要書。薛蟠道：「你好性急！」來，來！我給你耍書去。」說罷，拉了寶玉出了房門，回身上鎖，走過玉的房門，又對焙茗道：「開了飯來。你只管吃，我給你二爺外頭吃去。」焙茗答應了，走近寶玉一步道：「太太在京給我的幾兩銀子盤費，在南京的候，拿出來使用，誰都發了黑了，折耗了許多。一路做盤費來，此刻沒的用的了。請爺早打主意。」薛蟠道：「呸，好小子！小心點！別又把咱們爺擠去了。」薛蟠也不做理惠，拉了寶玉下樓。走到帳房，交代道：「我頭回寄在底下的貨箱，內中有四個不別號的，叫人給我帳房回話，拉了寶玉往外就走。寶玉道：「你且慢著，到那裡去呢？」薛蟠道：「走著再說。」出了棧門，靠著河沿上往西走去。

那寶玉是生平未經過這樣的地方，舉目所見，多是生平日所未睹之物，未免一一的指問。薛蟠道：「這是什麼出奇。你歡喜這些東西，我帶你去看個飽。」說著一走到棋盤街，到兩間洋舖去看。薛蟠辦過兩年貨物，四此洋貨舖多是認得的，不免煙茶招呼。聽說寶玉要看東西，只當是辦貨客人到了，於是八音琴、留聲機器、表兒都擺了上來。開了機器。甚至於小孩子的耍貨也取來，列滿前。羅寶玉也逐一看了。

看過兩家之後，薛蟠便嚷：「俄了！咱們先去吃。」恰好門首有兩東洋車，蟠跨上去就坐，叫寶玉也坐了那一。兩個車夫，飛的跑起來。誰只得一盞茶時，才轉了一灣，薛蟠便喝叫：「住了。」隨手開發了車錢，拉了寶玉走進一家去。一面上樓，面說道：「這是『一家春』大菜館，著名的老字號。我請氣嚐。」說著，上去揀了座位，要過請客票來，央寶玉道：「我怕寫字。你代我寫寫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寫什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梅開洋行，請柏耀廉，你只填上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寫什麼？」薛蟠道：「這柏耀廉是什麼人？」薛蟠道：「就是這梅開行的買辦，不過上頭要用什麼東西，發了錢，叫他去買，還是個二等奴才。」薛蟠不等說完，便搶著道：「不，不，不！這輪船洋行買辦，和咱們家的大樣，體面狠，靠這個發財的多著呢。今年一個洋人，叫做環梅來，所以相識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起洋貨，我又要發煩了。我今天看了那些東，不知怎的就愁氣惱，一齊都看到心上來了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個為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在街上走了一趟，看見十家舖子當中，倒有九家買洋貨的。我們中國生意，意是沒有了。」薛蟠詫異道：「奇了，奇了！怎麼你也談起生意經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是忽然要談這個。我想國人盡著拿東西來給中國人，一年一年的，不把中國的錢換到外國去了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我說你又呆性發作了。此刻萬通商，怎麼併得這話呢！」寶玉道：「通商互市，古來就有的，不是此刻才有。但是通商一層，是以我所有，易我所無，才叫做交易。請問，有了這許多洋貨舖子，可有什麼土貨舖子做外國人買的麼？」薛蟠怔了一怔道：「這倒沒有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是不是呢，你想可怕不可怕？」薛蟠忽然拍案道：「有了，咱們中國的絲、茶兩宗，行銷到外國去不少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只怕他們沒有這漾東西，這就是以有易無的道理了。但雖然是交易而退，也應該運該些有用的來。比如剛才所見的什麼八音琴咧，留聲機器咧，那都是毫無用處的東西，不過是個頑意罷了。他拿了來，還要大價錢。這又不是少不了的，你又何苦去買一套呢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此刻這東西，銷得狠呢。咱們為甚

不孝著自己做。」正說到這裡，細崽來報說：「客到了。」只見外面躡進一人來。
未知此人是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